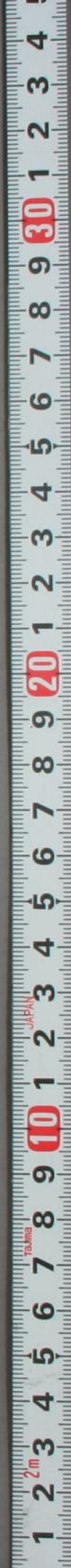




杜工部集卷十九

十九二十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08
10







文庫 17
W108
10

杜工部集卷十九目錄

表賦記說讚述十五首

進三大禮賦表

朝獻太清宮賦

朝享太廟賦

有事于南郊賦

進封西嶽賦表

封西嶽賦

杜工部集卷十九目錄

昭和六年二月一日
土佐善磨氏寄贈

010185191325

進鵬賦表

鵬賦

天狗賦

唐興縣客館賦

說早

畫馬贊

雜述

秋述

東西兩川說

杜工部集卷十九目錄終

杜工部集卷十九

表賦記說讚述十五首

進三大禮賦表

天寶十三年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
 同羣而處浪跡吳本作於字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
 年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
 仄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沈
 埋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訐默以漁樵之樂自遣而



已頃者賣藥都市寄食朋友吳作竊慕堯翁擊壤之
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於篇章漱
吮甘液游泳和氣聲韻寔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
流希乎述者之意然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
崇高配史籍以永久恐倏先狗馬遺恨九原謹稽首
投延恩匭獻納上表進明主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
有事于南郊等三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謹言

朝獻太清宮賦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革弊用
古勒崇揚休明年孟陬將攄大禮以相籍越彝倫而
莫儔歷良辰而戒吉分祀事而孔修營室主夫宗廟
乘輿備乎冕裘甲子王以昧爽春寒薄而清浮虛閭
闔逗蚩尤張猛馬出騰虬捎熒惑墮旄頭風伯扶道
雷公挾輶通天台之雙闕警溟漲之十洲浩劫礪礪
萬山颺颺歛臻于長樂之舍嵬八乎崑崙之邱太一

奉引庖犧左文粹右堯步舜趨禹馳湯驟鬱闕宮之
律萃圻元氣以經構斷紫雲而竦墻撫流沙而承雷
紛墮珠而陷碧燿波錦而浪繡森青冥而欲雨施光
炯而初晝於是翠蕤俄的藻藉舒就祝融擲火以焚
香溪女捧盤而盥漱羣有司之望幸辨名物之難究
瓊漿自間於粢盛羽客先來於介冑爍聖祖之儲祉
敬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使合符敕王喬以視履積昭
感于嗣續匪正辭於祝史若盼蠻而有憑肅風颺而

乍起揚流蘇於浮柱金英霏而披靡擬雜珮於曾巔

孔文粹蓋欹以颯纏中澁澁以廻復外蕭蕭而未已

上穆然注道爲身覺天傾耳陳僭號于五代復戰國
於千祀曰嗚呼昔蒼生纏孟德之禍爲仲達所愚鑿
齒其俗窳窳其孤赤烏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哮吼
不肯負其圖伊神器臬兀而小人啣喻厯紀大破瘡
痍未蘇尙攫拏於吳蜀又顛躓於羯胡縱羣雄之發
憤一作讀誰一統于享衢在拓跋與宇文豈風塵之不

殊一作雜比聰鹿及堅特渾貔豹而齊驅愁陰鬼嘯落

日曩呼各擁兵甲俱稱國都且耕且戰何有何無惟

累聖之徽典恭淑慎以允緝茲火土之相生非符識

之備及煬帝終暴叔寶初襲編簡尚新義旗爰入既

清國難方覩家給竊以為數子自誣敢正乎五行攸

執而觀者潛晤一作悟或喜至於泣鱗介以之鳴籟昆

蚊以之振蟄一作籟昆蚊以振蟄感而遂通罔不具集

乞神光而紺閻羅詭異以戢香地軸傾而融曳洞宮

儼以嶷岌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鳳鳥威遲

而不去鯨魚屈矯以相吸掃太始之含靈卷殊形而

可挹則有虹蜺為鈎帶者八自於東揭莽蒼履崆峒

素髮漠漠至精濃濃條弛張於巨細覬披寫於心胸

蓋修竿無隙而仄席已容裂手中之黑簿睨堂下之

金鐘得非擬斯人于壽域明返樸於元蹤忽翳日而

翻萬象却浮雲文粹作空而畱六龍咸龔跼而壯茲應終

蒼黃而昧所從上猶色若不足處之彌恭天師張道

陵等泊左元君者前千二百官吏謁而進曰今王巨
唐帝之苗裔坤之紀綱士配君服宮尊臣商起數一作
起數得統特立中央且大樂在懸黃鐘冠八音之首太
昊斯啓青陸獻千春之祥曠哉勤力耳目宜乎大帶
斧裳故風后孔甲充其佐山稽岐伯翼其旁至於易
制取法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信周武之多幸存
漢祖之自強且近朝之濫吹仍改卜乎祠堂初降素
車終勤恤其後有客白馬固漂淪不忘伊庶人得議

實邦家之光臣道陵等試本之於青簡探之於縹囊
列聖有差夫子聞斯於老氏好問自久宰我同科於
季康取撥亂返正乃此其所長萬神開八駿迴旗掩
月車奮雷騫七曜燭九垓能事穎脫清光大來或曰
今太平之人莫不優游以自得况是蹴魏踏晉批周
挾隋之後與夫一作更始者哉

朝享太廟賦

初高祖太宗之櫛風沐雨勞身焦思用黃鉞白旗文粹

作者五年而天下始一歷三朝而戮力今庶績之大
備上方采龐俗之謠稽正統之類蓋王者盛事臣聞
之於里曰昔武德已前黔黎蕭條無復生意遭鯨鯢
之蕩汨荒歲月而沸渭哀服紛紛朝廷多閏者仍亘
乎晉魏臣竊以自赤精之衰歔曠千載而無真人及
黃圖之經綸息五行而歸厚地則知至數不可以久
缺凡材不可以長寄故高下相形而尊卑各一作必異
惟神斷繫之於是本先帝取之以義壬辰既格于道

祖乘輿卽以是日致齋于九室所以昭達孝之誠所
以明繼天之質具禮有素六官咸秩大輅每出或黎
元不知豐年則多而筐筥甚實旣而太尉參乘司僕
扈蹕望重闈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公卿淳古士卒
精一黜宗廟之愈深抵職司之所密宿翠華於外戶
曙黃屋於通術氣淒淒於前旒光靡靡於嘉栗階有
賓阼帳有甲乙升降之際見玉柱生芝擊拊之初覺
鈞天合律筍簴佗以碣磬干戚宛而婆娑鞀鼓填篴

爲之主鐘磬竽瑟以之和雲門咸池取之至空桑孤
竹貴之多八音脩一作循通既比乎旭日昇而氛埃滅
萬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鳥不敢飛而元
甲嶸嶮以岳峙象不敢去而鳴珮剡爚以星羅已而
上乾豆以登歌美休成之既饗璧玉儲精以稠疊門
闢洞豁而森爽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戒曉而來往
熙事莽而克塞羣心虞以振蕩桐花未吐孫枝之鸞
鳳相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若夫生宏佐命

之道死配貴神之列則殷劉房魏之勲是可以中摩
伊吕上冠夔高代天之工爲人之傑丹青滿地松竹
高節自唐興以來若此時哲皆朝有數四名垂卓絕
向不遇反正撥亂之主君臣父子之別奕葉文武之
雄注意生靈之切雖前輩之溫良寬大豪俊果決曾
何以措其筋力與韜鈴載其刀筆與喉舌使祭則與
食則血若斯之盛而已爾乃直于主索于祊警幽全
之物散純道之精益我后常用維時克貞營以蕭合

酌以茅明嘏以慈告祝以孝成故天意張皇不敢殄
 其瑞神姦安帖不敢祕其精而撫一作無絕軌享鴻名
 者矣于以奏永安于以奏王夏福穰穰於絳闕芳菲
 菲於玉罍沛枯骨而破孽盲施殛胎而逮鰥寡園陵
 動色躍在藻之泉魚弓劔皆鳴汗鑄金之風馬霜露
 堪吸正祥可把曾宮歔陰事儼雅薄清輝於鼎湖
 之山一作上靜餘響於蒼梧之野一作下上一作無一本
 漠惕然兢兢紛益所慕若不自勝瞰牙旗而獨立吟

翠駿而未乘五老侍祠而精駭千官逃聽而一作以思
 凝於是二丞相進曰陛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澆訛
 散淳樸登尙猶日慎業業孝思烝烝恐一物之失所
 懼先王之咎徵如此之勤恤匪懈是百姓何以報夫
 元首在臣等何以克其股肱且如周宣之教親不暇
 孝武之淫祀相仍諸侯敢于迫脅方士奮其威稜一
 則以微言勸內一則以輕舉虛憑又非陛下恢廓緒
 業其瑣細亦曷足稱丞相退上跼天踏地授綬登車

伊鴻文粹作鴻洞槍纍先出為儲胥本枝根株乎萬代睿

想經緯乎六虛甲午方有事於采壇紺席宿夫行所

如初

有事于南郊賦

蓋主上兆于南郊聿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時日就
陽位之美又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在宗伯首
崇禮祀先是春官條文粹作修頌祇之書獻祭天之紀令
泰龜而不昧俟萬事之將履掌次閱羶邸之則封人

考墮宮之旨司門轉致乎牲牢之繫小胥專達乎懸
位之使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
澹然若有所聽又齋心於宿設將盥食而匪寧旌門
坡陁以前鶩殼騎反覆以相經頓曾城之軋軋軼萬
戶之熒熒馳道端而如砥浴日上而如萍掣翠旒於
華蓋之角彗黃屋於鈞陳之星神仙戍削以落羽翹
颺幽憂以固局戰岐慄華擺渭掉涇地回回而風淅
淅天泱泱而氣青青甲冑乘陵轉迅雷於荆門巫峽

玉帛清迴霽夕雨於瀟湘洞庭於是乘輿霈然乃作
翳夫鸞鳳將至以冲融寥廓不可以彌度聲明通乎
純粹溟滓為之垠堦駟蒼螭而蜿蜒若無骨以柔順
奔烏攫而黝膠徒有勢於殺縛朱輪竟野而杳冥金
鏤一作駸成陰以結絡吹堪輿以軒輕一作輶槍寒暑以
前却中營密擁乎太陽宸眷眇臨乎長薄熊羆弭耳
以相舐虎豹高跳以虛攫上方將降帷宮之緜繡屏
玉軼一作軼以蠓畧人門行馬以拱乎合沓之塲皮弁

大裘始進於穹崇之幕衝牙鏗鏘以將集周衛轆轤
而咸若月窟黑而扶桑寒田燭稠而曉星落肅定位
以告潔一作挈藹巖上而清超雲齒蒼以張蓋春葳蕤
以建杓簪裾斐斐樽俎蕭蕭方面曲折周旋寂寥必
本於天王宮與夜明相射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俱
標於是乎官有御事有職所以敬鬼神所以勤稼穡
所以報本反始所以度長立極元酒明水之上越席
疏布之側一作列必取先於稻秫麴蘖之勤必取著於

紛純文繡之飾雖三牲八簋豐備以相洽而蒼璧黃
琮實歸乎正色先王之丕業繼起信可以永其昭配
羣望之徧祭在斯示有以明其翼戴由是播其聲音
以陳列從乎節奏以進退韶夏濩武采之於訓謨鐘
石陶匏具之於梗槩變方形於動植聽宮徵於砰磔
英華發外非因乎筍箴之高和順積中不在乎雷鼓
雷一作之大既而睟一作營挂罨柴燎窟塊駉書擘赫
葩斜晦潰電纏風升雪颯星碎拂勿佺淡眇溟漭淬

聖慮岑寂元黃增霈蒼生顛昂毛髮清籟雷公河伯
咸駭駭以修聳霜女江妃乍紛綸而曖曖執紱秉翟
朱干玉戚鼓瑟吹笙金支翠旌神光倏歛祀事虛明
於是潛灑乎渙汗紆餘乎經營浸朱崖而灑朔漠洵
暘谷而濡若英耆艾涕而童子儻叢棘圻而狴犴傾
是率土之濱覃醑醑以涵泳非奉郊之縣獨宴慰以
縱橫元澤淡泞乎無極殷薦綢繆乎至精稽古之時
屢應符而合契聖人有作不逆寡而雄成爾乃孤卿

侯伯雜羣儒三老儼而絕皮軒趨帳殿稽首曰臣聞
 燧人氏已往法度難知一作和文質未變太昊氏繼天
 而王根啓閉於厥初以木傳子攄終始而可見洎虞
 夏殷周茲煥炳而葱蒨秦失之於狼貪蠶食漢綴之
 以虵斷龍戰中莽茫一作茫夫何從聖蓄縮曾不下眷
 伏惟道祖視生靈之磔裂醜害馬之蹄齧呵五精之
 息肩考正氣之無轍協夫貽孫以降使之造命更挈
 累聖昭洗中祚觸蹶氣慘黷乎脂夜之妖勢迴薄乎

龍虵之孽伏惟陛下勃然憤激之際天闕文粹作闕不敢
 旅拒鬼神為之嗚咽高衢騰塵長劍吼血尊卑配宇
 縣刷插紫極之將頽拾清芬於已缺鑪以之一作仁
 義鍛以之一作以賢哲聯祖宗之耿光卷夷狄之彫撤
 蓋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以
 為稷禹王綱近古而不軌天聽貞觀以高揭蠢爾差
 僭粲然優劣宜其課密於空積忽微刊定於興廢繼
 絕而後覩數統從首八音六律而惟新日起奠外一

字千金而不滅上曰吁昊天有成命帝一作惟五聖以
受我其夙夜匪遑寔用素樸以守于嗟乎麟鳳胡爲
乎郊藪豈上帝之降鑒及茲元元之垂裕于後夫聖
以百年爲鶉鷲道以萬物爲芻狗今何以茫茫臨乎
八極眇眇託乎羣后端策拂龜於周漢之餘緩步闊
視於魏晉之首斯上古成法蓋其人已朽不足道也
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終將固之又固之意不在抑
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之祠金馬碧雞非理人之

術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疑奉郊廟以爲寶增怵惕以
孜孜况大庭氏之時六龍飛御之歸

進封西嶽賦表

臣甫言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
於明時退常困於衣食益長安一匹夫耳頃歲國家
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制於集賢委學官試文章
再降恩澤乃猥以臣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
然臣之本分甘棄置永休望不及此豈意頭白之後

杜集卷十九
三
竟以短篇隻字遂曾聞徹宸極一動人主是臣無負
於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已在臣光榮雖死萬足至
於仕進非敢望也日夜憂迫伏未知何以上答聖慈
明臣子之効况臣常有肺氣之疾恐忽復先草露塗
糞土而所懷冥冥孤負皇恩敢攄竭憤懣領畧不則
作封西嶽賦一首以勸所覬明主覽而留意焉先是
御製嶽碑文之卒章曰待余安人治國然後徐思其
事此蓋陛下之至謙也今茲人安是已今茲國富是

已况符瑞翕集福應交至何翠華之脉脉乎維嶽固
陛下本命以永嗣業維嶽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斯
又不可寢已伏惟天子需然畱意焉春將披圖視典
冬乃展采錯事日尚浩闊人匪勞止庶可試哉微臣
不任區區懇到之極謹詣延恩匭獻納奉表進賦以
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封西嶽賦

并序

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間車轍馬跡至于太原還

于長安時或謁太廟祭南郊每歲孟冬巡幸溫泉而
已聖主以爲王者之體告厥成功止于岱宗可矣故
不肯到崆峒訪具茨驅八駿於崑崙親射蛟於江水
始爲天子之能事壯觀焉爾况行在供給蕭然煩費
或至作歌有慙於從官誅求坐殺於長吏甚非主上
執元祖醇濃之道端拱御蒼生之意大哉聖哲垂萬
代則益上古之君皆用此也然臣甫愚竊以古者疆
場有常處贊見有常儀則備乎玉帛而財不匱乏矣

動乎車輿而人不愁痛矣雖東岱五嶽之長足以勒
崇垂鴻與山石無極伊太華最爲難上至於封禪之
事獨軒轅氏得之夫七十二君罕能兼之矣其餘或
蹶踏風雲碑版祠廟終么麼不足追數今聖主功格
軒轅氏業纂七十君風雨所及日月所照莫不砥礪
華近甸也其可慙乎比歲鴻生巨儒之徒誦古史引
時呂作詩義云國家土德與黃帝合主上本命與金天
合而守闕者亦百數天子寢不報益謙如也頃或詔

厥郡國掃除曾巔雖翠蓋可薄乎蒼穹而銀字未藏
於金氣臣甫誠薄劣不勝區區吟詠之極故作封西
嶽賦以勸賦之義預述上將展禮焚柴者實覬聖意
因有感動焉爲其詞曰

惟時孟冬百工乃休上將陟西嶽覽八荒御白帝之
都見金天之王旣刊石乎岱宗又合符乎軒皇茲事
體大越不可載已先是禮官草具其儀各有典司俯
叶吉日欽若神祇而千乘萬騎已蠖畧佗擬屈矯陸

離唯君所之然後拭翠鳳之駕開日月之旗撞鴻鐘
發雷輜辨格澤之脩竿決河漢之淋漓曠天狼之威
弧墜魍魎之霏霏赤松前驅彭祖後馳方明夾轂昌
寓侍衣山靈秉鉞而踉蹌海若護蹕而參差風馭冉
以縱巘雲螭綏而遲轔地軸軋軋殷以下折原濕草
木儼而東飛岐梁閃倏涇渭反覆而天府載萬侯之
玉尙方具左纛黃屋已焜煌於山足矣乘輿尙鳴鑾
輿儲精澹慮華蓋之大角低同北斗之七星皆去屆

蒼山而信宿屯絕壁之清曙旣臻夫陰宮犀象碑兀
戈鋌悉窳飄飄蕭蕭洶洶如也於是太一抱式元冥
司直天子廼宿被齋就登陟駢素虬超崩劣天語秘
而不可知代欲聞而不可得柴燎上達神光充塞泥
金乎茵苔之南刻石乎青冥之北上意由是茫然延
降天老與之相識問太微之所居稽上帝之遺則颯
弭節以徘徊撫八絃而賦黑忽風翻而景倒澹殊狀
而異色同若褰祛開帷下辯宸極者久之雲氣霧以

迴複山噓業而未息祀事孔明有嚴有翼神保是格
時萬時億爾乃駐飛龍之秋秋詔王屬以中休覲羣
后於高掌之下張大樂於洪河之州芬樹羽林莽不
可收千人舞萬人謳麒麟跋跋而在郊鳳凰蔚跋而
來遊雷公伐鼓而揮汗地祇被震而悲愁樂師拊石
而具發激越乎遐陬羣山爲之相峽萬穴爲之倒流
又不可得載已久而景移樂闋上悠然垂思曰嗟乎
余昔歲封泰山禪梁父以爲王者成功已纂終古嘗

覽前史至於周穆漢武豫遊寥闊亦所不取惟此西
嶽作鎮三輔非無意乎頃者猶恐百姓不足人所疾
苦未暇瘞斯玉帛考乃鐘鼓是以視嶽於諸侯錫神
以茅土豈唯壯設險於甸服報西成之農扈亦所以
感一念之精靈答應時之風雨者矣今茲冢宰庶尹
醇儒碩生僉曰黃帝顓頊乘龍遊乎四海發軔匝乎
六合竹帛有云得非古之聖君而泰華最爲難上故
封禪之事鬱没罕聞以余在位發祥隕祉者焉可勝

紀而不得已遂建翠華之旗用塞雲臺之議矧乎殊
方奔走萬國皆至元元從助清廟獻歆也臣甫舞手
蹈足曰大哉爍乎真天子之表奉天爲子者已不然
何數千萬載獨繼軒轅氏之美彼七十二君又疇能
臻此蓋知明主聖罔不克正功罔不克成放百靈歸
華清

進鵬賦表

天寶三載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勳不

復照耀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亡祖故尙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于今而師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衆矣唯臣衣不葢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天子文粹作明主哀憐之明主文粹無此二字儻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

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沈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臯之流庶可跂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便至於衰老也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爲鵬者鷲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爲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望以此達於聖聰矣不揆蕪淺謹投延恩匭進表獻賦以聞謹言

鵬賦

當九秋之淒清見一鶚之直上以雄材爲已任橫殺
氣而獨往梢梢勁翮肅肅遺響杳不可追俊無留賞
彼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鷺鳥之累百敢同
年而爭長此鵬之大畧也若乃虞人之所得也必以
氣稟元冥陰乘甲子河海蕩涵風雲亂起雪沍山陰
冰纏樹死迷向背於八極絕飛走於萬里朝無以充
腸夕違其所止頗愁呼而蹭蹬信求食而依倚用此

時而椽杙待尤者而綱紀表狎羽而潛窺順雄姿之
所擬剡捷來於森木固先繫於利觜解騰攫而竦神

開網羅而有喜獻令

文粹作禽

之課數備而已及乎閭隸

受之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揮拘攣之掣曳控蒙
梗之飛翻識畋遊之所使登馬上而孤騫然後綴以
珠飾呈於至尊搏風槍纍用壯旌門乘輿或幸別館
獵平原寒蕪空闊霜仗喧繁觀其夾翠華而上下卷
毛血之崩奔隨意氣而電落引塵沙而晝昏豁堵墻

之榮觀棄功效而不論斯亦足重也至如千年孽狐
三窟狡兔恃古塚之荆棘飽荒城之霜露迴惑我往
來趁起我場圃雖有青骹戴角白鼻如匏蹙奔蹄而
俯臨飛迅翼而遐寓而料全於果見迫寧遽履攬之
而顛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嗥哮其音颯爽其慮續
下鞞而繚繞尙沒跡而容與奮威逐北施考無據方
蹉跎而就擒亦造次而難去一奇卒獲百勝昭著夙
昔多端蕭條何處斯又足稱也爾其鷓鴣鴉鷓之倫

莫益於物空生此身聯拳拾穗長大如人肉多奚有
味乃不珍輕鷹隼而自若託鴻鵠而爲鄰彼壯夫之
慷慨假強敵而逡巡拉先鳴之異者及將起而復燁
作遼忽隔天路終辭水濱寧掩羣而盡取且快意而
驚新此又一時之俊也夫其降精於金立骨如鐵目
通於腦筋入於節架軒楹之上純漆光芒掣梁棟之
間寒風凜冽雖趾躄千變林嶺萬穴擊叢薄之不開
突杙朽而皆折又有觸邪之義也久而服勤是可吁

畏必使鳥攫之黨罷鈔盜而潛飛梟怪之羣想英靈
而虛墜豈非虛陳其力叨竊其位等摩天而自安與
槍榆而無事者矣故不見其用也則晨飛絕壑暮起
長汀來雖自負去若無形置巢截巢養子青冥倏爾
年歲茫然闕廷莫試鈎爪空迴斗星衆鷁儻割鮮於
金殿此鳥已將老於巖扃

天狗賦

并序

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甫因至獸坊怪天狗院列在

諸獸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健一作捷無與比者甫
壯而賦之尙恨其與凡獸相近

澹華清之莘莘漠漠而山殿戍削縹與天風崛乎迴
薄上揚雲旂兮下列猛獸夫何天狗嶙峋兮氣獨神
秀色似狻猊小如猿狖忽不樂雖萬夫不敢前兮非
胡人焉能知其去就向若鐵柱欹而金鑠斷兮事未
可救瞥流沙而歸月窟兮斯豈踰晝日食君之鮮肥
兮性剛簡而清瘦敏於一擲威解兩鬪終無自私必

不虛透嘗觀乎副君暇豫奉命于畋則蚩尤之倫已
脚渭戟涇提挈邱陵與南山周旋而慢圍者戮實禽
有所穿伊應隼之不制兮呵犬豹以相纏蹙乾坤之
翕習兮望麋鹿而飄然由是天狗捷來發自於左頓
六軍之蒼黃兮劈萬馬以超過材官未及唱野虞未
及和同髀矢與流星兮圍要害而俱破泊干蹄之迸
集兮始拗怒以相賀真雄姿之自異兮已歷塊而高
卧不愛力以許人兮能絕甘以爲大旣而羣有噉咋

勢爭割據垂小亡而大傷兮翻投跡以來預劃雷殷
而有聲兮紛膽破而何遽似爪牙之便秃兮無魂魄
以自助各弭耳低徊閉目而去每歲天子騎白日御
東山百獸蹶躅以皆從兮四猛佗鈇銳乎其間夫靈
物固不合多兮胡役役隨此輩而往還惟昔西域之
遠致兮聖人爲之豁迎風虛露寒體蒼螭軋金盤初
一顧而雄材稱是兮召羣公與之俱觀宜其立闔闔
而吼紫微兮却妖孽而不得上于時駐君之玉輦兮

近奉君之渥歡使臭處而誰何兮備周垣而辛酸彼
用事之意然兮匪至尊之賞關仰千門之峻嶒兮覺
行路之艱難懼精爽之衰落兮驚歲月之忽殫顧同
儕之甚少兮混非類以摧殘偶快意於校獵兮尤見
疑於躑捷此乃獨步受之於天兮孰知羣材之所不
接且置身之暴露兮遭縱觀之稠疊俗眼空多生涯
未愜吾君儻憶耳尖之有長毛兮寧久被斯人終日
馴狎已

唐興縣客館記

中興之四年王潛爲唐興宰修厥政事始自鰥寡惇
獨而和其封內非侮循循不畏險膚而行而一咨于
官屬于羣吏于衆庶曰邑中之政庶幾繕完矣惟賓
館上漏下濕吾人猶不堪其居以容四方賓賓其謂
我何改之重勞我其謂人何咸曰誕事至濟厥載則
達觀于大壯作之閤闕作之堂構以永圖崇高廣大
踰越傳舍通梁直走鬼將墜壓素柱上承安若泰山

兩傍序開發洩霜露潛覬深矣步欄複雷萬瓦在後
匪丹雘爲實疎達爲廻廊南注又爲覆廓以容介行
人亦如正館制度小劣直左階而東封殖修竹茂樹
挾右階于南環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易謀而
集事邑無妨工亦無匱財人不待子來定不待方中
矣宿息井樹或相爲賓或與之毛天子之使至則曰
邑有人焉某無以粟階州長之使至則曰某非敢賓
也子無所用俎四方之使至則曰子貺某多矣敢辭

贊或曰明府君之侈也何以爲人皆曰我公之爲人
也何以侈子徒見賓館之近夫厚不知其私室之甚
薄器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不知賦斂乃至於館
之醢醢闕出於私厨使之乘駟闕辦於私廐君豈爲
亭長乎是躬親也若館宇不修而觀臺榭是好賓至
無所納其車我浩蕩無所措手足獲高枕乎其誰不
病吾人矣玼瑕忽生何以爲之是道也施舍不幾乎
先覺矣杖之友朋歎曰美哉是館也成人不知人不

怒解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爲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爲是自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已

說旱

初中丞嚴公節制劍南日奉此說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傳曰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待雨盛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今蜀自十月不雨月旅

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得非獄吏只知禁繫不知疎決怨氣積冤氣盛亦能致旱是何川澤之乾也塵霧之塞也行路皆菜色也田家其愁痛也自中丞下車之初軍郡之致罷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事冗長者又以革削矣獨獄囚未聞處分豈次第未到爲獄無濫繫者乎穀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況冬麥黃枯春種不入公誠能暫輟諸務親問囚徒除合死者之外下筆盡放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怨氣消

則和氣應矣躬自疏決請以兩縣及府繫爲始管內
東西兩川各遣一使兼委刺史縣令對巡使同疏決
如兩縣及府等囚例處分衆人之望也隨時之義也
昔貞觀中歲大旱文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赤縣決
獄膏雨滂足卽岳鎮方面歲荒札皆連帥大臣之務
也不可忽凡今徵求無名數又耆老合侍者兩川侍
丁得異常丁乎不殊常丁賦歛是老男老女死日短
促也國有養老公遽遣吏存問其疾苦亦和氣合應
之義也時雨可降之徵也愚以爲至仁之人常以正
道應物天道遠去人不遠

畫馬贊

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驂騮老大騖裏清新魚目瘦腦
龍文長身雪垂白肉風蹙蘭筋逸態蕭疎高驤縱恣
四蹄雷電一日天地御者閑敏去何難易愚夫乘騎
動必顛躓瞻彼駿骨實惟龍媒漢高燕市已矣茫茫哉
但見駑駘紛然往來良工惆悵落筆雄才

穆天子傳
飛兔騖裏

日馳三
萬里

杜集卷十九

三

雜述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進賢賢
乎則魯之張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聰明深察博辯
閎大固必能伸於知己合聞不已任重致遠速於風
颺也是何面目齷黑常不得飯飽喫飯一作飽曾未如
富家奴茲敢望縞衣乘軒乎豈東之諸侯深拒於汝
乎豈新令尹之人未汝之知也由天乎有命乎雖岑

子薛子引知名之士月數十百填爾逆旅請誦詩浮
名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益
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嗟乎叔卿遣
辭工於猛健放蕩似不能安排者以我爲聞人而已
以我爲益友而已叔卿靜而思之嗟乎巢父執雌守
常吾無所贈若矣泰山冥冥崑崙以高泗水潏潏瀾以
清悠悠友生復何時會于王鎬之京載飲我濁酒載
呼我爲兄

秋述

秋杜子卧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昔襄陽龐德公至老不入州府而揚子雲草元寂寞多爲後輩所襲近似之矣嗚呼冠冕之窟名利卒卒雖朱門之塗泥士子不見其泥矧抱疾窮巷之多泥乎子魏子獨踽踽然來汗漫其僕夫夫又不假蓋不見我病色適與我神會我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處順故也子

挺生者也無矜色無邪氣必見用則風后力牧是已於文章則子游子夏是已無邪氣故也得正始故也噫所不至於道者時或賦詩如曹劉談話及衛霍豈少年壯志未息俊邁之機乎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調選名隸東天官告余將行旣縫裳旣聚糧東人怵惕筆札無敵謙謙君子若不得已知祿仕此始吾黨惡乎無述而止

東西兩川說

聞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皆闕輔山東勁卒多經
河隴幽朔教習慣於戰守人人可用兼羗堪戰子弟
向二萬人實足以備邊守險脫南蠻侵掠邛雅子弟
不能獨制但分漢勁卒助之不足撲滅是吐蕃馮陵
本自足支也權量西山邛雅兵馬卒叛援形勝明矣
頃三城失守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
此輩見闕兵馬使八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刺史獨漢
卒自屬裨將主帥一作帥之竊恐備吐蕃在羗漢兵小昵

而覺隙隨之矣况軍須不足姦吏減剝未已哉愚以
爲宜速擇偏裨主之主之勢明其號令一其刑賞申
其哀恤致其驩忻宜先自羗子弟始自漢兒易解人
意而優勸旬月大浹洽矣仍使兵羗各繫其部落刺
史得自教閱都受統於兵馬使更不得使八州都管
或在一羗王或都關一世襲刺史是羗之豪族發源
有遠近世封有豪家紛然聚藩落之議於中肆與奪
之權於外已然則備守之根危矣又何以藉其爲本

式遏雪嶺之西哉比羗旅封王者初以拔城之功得
今城失矣襲王如故總統未已余諸董攘臂何王尹
之獄是矣由策嗣羗王關王氏舊親西董族最高怨
望之勢然矣誠於此時便宜聞上使各自統領不須
王區分易制然後都靜聽取別於兵馬使不益元戎
氣壯部落無語或縱一部落怨獲羣部落喜矣無爽
如此處分豈惟邛南不足憂八州之人願買勇復取
三城不日矣幸急擇公所素諳明了將正色遣之獠

賊內編屬自久數擾背亦自久徒惱人耳憂慮蓋不
至大昨聞受鐵券爵祿隨之今聞已小動爲之奈何
若不先招諭也穀貴人愁春事又起緣邊耕種卽發
精卒討之甚易恐賊星散於窮谷深林節度兵馬但
驚動緣邊之人供給之外未見免劫掠而還賃其地
豪族兼有其地而轉富蜀之土肥無耕之地流冗之
輩近者交互其鄉村而已遠者漂寓諸州縣而已實
不離蜀也大抵祇與兼并豪家力田耳但鈞畝薄斂

則田不荒以此上供王命下安疲人可矣豪族轉安
是否非蜀仍禁豪族受賃罷人田管內最大誅求宜
約富家辦而貧家創痍已深矣今富兒非不緣子弟
職掌盡在節度衙府州縣官長手下哉村正里一作雖
見面不敢示文書取索非不知其家處獨知貧兒家
處兩川縣令刺史有權攝者須盡罷免苟得賢良不
在正授權在進退聞上而已

杜工部集卷十九終

杜工部集卷二十目錄

策問文狀表碑誌十七首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一天尊圖

文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爲遣補薦岑參狀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為夔州柏都督謝上表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唐故萬年縣京兆杜氏墓誌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祭遠祖當陽君文

祭外祖祖母文

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杜工部集卷二十目錄

杜工部集卷二十

策問文狀表碑誌十七首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問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故供甲兵士
徒之役府庫賜與之用給郊廟宗社之祀奉養祿食
之出辨乎名物存乎有司是謂公賦知歸地著不撓
者已今聖朝紹宣王中興之洪業于上庶尹備山甫
補袞之能事于下而東寇猶小梗率土未甚闢總彼

賦稅之獲盡贍軍旅之用是官御之舊典闕矣人神之攸序垂矣欲使軍旅足食則賦稅未能充備矣欲將誅求不時則黎元轉罹于疾苦矣子等以待問之實知新之明觀志氣之所存於應對乎何有佇渴救弊之通術願聞強學之所措意道在此矣得游說乎問國有輶車廬有飲食古之按風俗遣使臣在王官之一守得馳傳而分命蓋地有要害郊有遠近供給之比省費相懸今茲華惟襟帶關逼輦轂行人受辭

於朝夕使者相望於道路屬年歲無蓄積之虞職司有愁痛之歎况軍書未絕王命急宣插羽先荔於騰鷹敝帷不供於埋馬豈芻粟之勤獨爾實驂駢之價闕如人主之軫念屢及於茲邦伯之分憂何嘗敢怠乞恩難再近日已降水衡之錢積骨頗多無暇更八燕王之市欲使輶軒有喜主客合宜閭閻罷杼軸之嗟官吏得從容之計側佇新語當聞濟時

問通道陂澤隨山濬川經啓之理疏奠之術抑有可

觀其來尚矣初聖人盡力溝洫有國作爲隄防洎後
代控引淮海漕通涇渭因舟楫之利達倉庾之儲又
賴此而殷亦行之自久近者有司相土決彼支渠旣
潰渭而亂河竟功多而事寢人實勞止岸乃善崩遂
使委輸之勤中道而棄今軍用益寡國儲未贍雖遠
方之粟大來而助挽之車不給是以國朝仗彼天使
徵茲水工議下淇園之竹更鑿商顏之井又恐煩費
居多績用莫立空荷成雲之鍤復擁填淤之泥若然

則舟車之用大小相妨矣軍國之食轉致或闕矣矧
夫人烟尙稀牛力不足者已子等飽隨時之要挺賓
王之資副乎求賢敷厥讜議

問足食足兵先哲雅誥蓋有兵無食是謂棄之致能
掉鞅靡旌斯可用矣况寇猶作梗兵不可去日聞將
軍之令親覩司馬之法關中之卒未息灞上之營何
遠近者鄭南訓練城下屯集瞻彼三千之徒有異什
一而稅竊見明發教以戰鬪亭午放其庸保課乃菽

麥以爲尋常夫悅以使人是能用法伊歲則云暮實
慮休止未卜及瓜之還交比翳桑之餓羣有司自救
不暇二三子謂之何哉

問昔唐堯之爲君也則天之大敬授人時十六升自
唐侯者已昔帝舜之爲臣也舉禹之功克平水土三
十登爲天子者已本之以文思聰明加之以勞身焦
思旣睦九族協和萬邦黜去四凶舉十六相故五帝
之後傳載唐虞之美無得而稱焉易曰君子終日乾

乾詩曰文王小心翼翼竊觀古人之聖哲未有不以
君唱於上臣和於下致乎人和年豐成乎無爲而理
者也主上躬純孝之聖樹非常之功內則拳拳然事
親如有闕外則悻悻然求賢如不及伊百姓不知帝
力庶官但恭已而已寇孽未平咎徵之至數也倉廩
未實物理之固然也今大軍虎步列國鶴立山東之
諸將雲合淇上之捷書日至二三子議論引正詞氣
高雅則遺褻盪滌之後聖朝砥礪之辰雖遭明主必

致之於堯舜降及元輔必要之於稷禹驅蒼生於仁壽之域反淳樸於羲皇之上自古哲主立極大臣爲體眇然坦途利往何順子有說否庶復見子之志豈徒瑣瑣射策趨競一第哉頃之間孝廉取備尋常之對多忽經濟之體考諸詞學自有文章在束以徵事曷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微貴切時務而已夫時患錢輕以至於量資幣權子母代復改鑄或行乎前榆莢後契刀當此之際百姓蒙利厚薄何人所制輕重又

穀者所以阜俗康時聚人守位者也下至十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苟凶穰以之貴賤失度雖封丞相而猶困侯大農而謂何是以繼絕表微無或區分踰越蒙實不敏仁遠乎哉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一天尊圖

文

石鼈老放神乎始清之天遊目乎浩劫之家泠泠然馭乎風熙熙然登乎臺進而俯乎寒林退而極乎延

閣見龍虎日月之君亘于疎梁塞于高壁骨者鬣者
哲者黜者視遇之間若寇嚴敵者已伊四司五帝天
之徒青節崇然綠輿駢然仙官泊鬼官無央數衆陽
者近陰者遠俱浮空不定目所向如一蓋知北闕帝
君之尊端拱侍衛之內於天上最貴矣已而左元之
屬吏三洞弟子某進曰經始績事前柱下史河東柳
涉職是樹善損於而家憂於而國剝私室之匱渴蒸
人之安志所至也請梗槩帝君救護之慈朝拜之功

曰若人存思我主籙生之根死之門我則制伏妖之
興毒之騰凡今之人反側未濟柳氏柱史也立乎老
君之後獲隱嘿乎忍塗炭乎先生與道而遊與學而
遊可上以昭太一之威神于下下以昭柱史之告訴
于上玉京之用事也率土之發祥也惡乎寢而庸詎
仰而先生藐然若往頽然而止曰噫夫鳥亂於雲魚
亂於河獸亂於山是單弋釣罟削格之智生是機變
邀退攫拾之智極故自黃帝已下干戈崢嶸流血不

乾骨蔽平原垂氣橫放淳風不返雖書載蠻夷率服
詩稱徐方大來許其慕中夏與夫容成中央氏尊盧
氏葦結繩而已百姓至死不相往來茲茂德困矣矧
賢主趣之而不及庸主聞之而不曉浩穰崩蹙數千
古哉至使世之仁者蒿目而憂世之愚有是夫今聖
主誅干紀康大業物尙疵癘戰爭未息必揆當時之
變日慎一日衆之所惡與之惡衆之所善與之善勅
有司寬政去禁問疾薄斂修其土田險其走集以此

馭賊臣惡子自然百祥攻百異有漸天下洶洶何其
撓哉已登乎種種之民舍夫噶噶之意是巍巍乎北
闕帝君者肯不乘道腴卷黑簿詔北斗削死南斗注
生與夫圓首方足施及乎蠢蠕之蟲肖翹之物盡驅
之更始何病乎不得如昔在太宗之時哉石鼈老畢
辭三洞弟子某又某靜如得動如失久而却走不敢
貳問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杜集卷二十一
維唐廣德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
戌京兆杜甫敬以醴酒茶藕蓴鮓之奠奉祭故相國
清河房公之靈曰嗚呼純朴旣散聖人又歿苟非大
賢孰奉天秩唐始受命羣公間出君臣和同德教克
溢魏杜行之夫何畫一婁宋繼之不墜故實百餘年
間見有輔弼及公八相紀綱已失將帥干紀烟塵犯
闕王風寢頓神器圯裂關輔蕭條乘輿播越太子卽
位揖讓倉卒小臣用權尊貴倏忽公實匡救忘餐奮

發累抗直詞空聞泣血時遭稔沴國有征伐車駕還
京朝廷就列盜本乘弊誅終不滅高義沈埋赤心蕩
折貶官厭路讒口到骨致君之誠在困彌切天道闊
遠元精茫昧偶生賢達不必濟會明明我公可去時
代賈誼慟哭雖多顛沛仲尼旅人自有遺愛二聖崩
日長號荒外後事所委不在卧內因循寢疾憔悴無
悔死矢泉塗激揚風槩天柱旣折安仰翊戴地維則
絕安放夾載豈無羣彥我心忉忉不見君子逝水滔

滔泄涕寒谷吞聲賊壕有車爰送有紼爰操撫墳日
落脫劍秋高我公戒子無作爾勞斂以素帛付諸蓬
蒿身瘞萬里家無一毫數子哀過他人鬱陶水漿不
八日月其愴州府救喪一二而已自古所歎罕聞知
已曩者書札望公再起今來禮數爲態至此先帝松
柏故鄉枌梓靈之忠孝氣則依倚拾遺補闕視見所
履公初罷印人實切齒甫也備位此官益薄劣耳見
時危急敢愛生死君何不聞刑欲加矣伏奏無成終

身愧耻乾坤慘慘豺虎紛紛蒼生破碎諸將功勳城
邑自守鼙鼓相聞山東雖定灞上多軍憂恨展轉傷
痛氤氳元豈正色白亦不分培塿滿地崑崙無羣致
祭者酒陳情者文何當旅櫬得出江雲嗚呼哀哉尙
饗

爲遺補薦岑參狀

宣議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岑參右
臣等竊見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

所仰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恭惟近侍實
藉茂材臣等謹詣閣門奉狀陳薦以聞伏聽進止

至德二載六月十二日左拾遺內供奉臣裴薦等

狀

右拾遺內供奉臣孟昌浩

右拾遺內供奉臣魏齊暉

左拾遺內供奉臣杜甫

左補闕臣韋少遊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訐違忤聖旨既
下有司具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爲幸今日巳時中
書侍郎平章事張鎬奉宣口勅宜放推問知臣愚戇
舍臣萬死曲成恩造再賜骸骨臣甫誠頑誠蔽死罪
死罪臣以陷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獲謁龍顏
猾逆未除愁痛難過猥廁袞職願少裨補竊見房瑄
以宰相子少自樹立晚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

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果委以樞密衆望甚允
觀瑄之深念主憂義形於色况畫一保大素所蓄積
者已而瑄性失於簡酷嗜鼓琴董庭蘭今之琴工遊
瑄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爲非瑄之愛惜人情一
至於玷汙臣不自度量歎其功名未垂而志氣挫衄
覬望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何思慮始竟闕
於再三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狷之過復
解網羅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

幸甚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全軀就列待罪而已無
任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閣門進狀奉謝以聞謹進

至德二載六月一日宣議郎行左拾遺臣杜甫狀

進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右臣竊以逆賊束身檻中奔走無路尙假餘息蟻聚
苟活之日久陛下猶覬其匍匐相率降欵盡至廣務
寬大之本用明惡殺之德故大軍雲合蔚然未進上
以稽王師有征無戰之義下以成古先聖哲之用心

杜集卷二十一
茲事元遠非愚臣所測臣聞易載隨時不俟終日先
王之用刑也抑亦小者肆諸市朝大者陳諸原野今
殘孽雖窮蹙日甚自救不暇尙慮其逆帥望秋高馬
肥之便蓄突圍拒轍之謀大軍不可空勤轉輸之粟
諸將宜窮犄角之進頃者河北初收數州思明降表
繼至實爲平盧兵馬在賊左脅賊動靜乏利制不由
己則降附可知今大軍盡離河北逆黨意必寬縱若
萬一軼略河縣草竊秋成臣伏請平盧兵馬及許叔

冀等軍鄆州西北渡河先衝收魏或近軍志避實擊
虛之義也伏惟陛下圖之遣李銑殷仲卿孫青漢等
軍邈迤渡河佐之收其貝博賊之精銳撮在相魏衛
之州賊用仰魏而給賊若抽其銳卒渡河救魏博臣
則請朔方伊西北庭等軍渡沁水收相衛賊若廻戈
距我兩軍臣又請郭口祁縣等軍驀嵐馳屯據林慮
縣界候其形勢漸進又遣李廣琛魯炅等軍進渡河
收黎陽臨河等縣相與出入犄角逐便撲滅則慶緒

之首可翹足待之而已是亦恭行天罰豈在王師必
無戰哉愚臣聞見淺狹承乏待罪未精慎固之守輕
議擒縱之術抑臣之夢寐貴有裨補謹進前件圖如
狀伏聽進止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狀進

爲夔府柏都督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授臣某官祇拜休命內顧殞越
策駑馬之力冒累踐之寵自數勲力萬無一稱再三
怵惕流汗至踵謹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戰誠

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以陛下君父任使之久掩
臣子不逮之過就其小効復分深憂察臣劍南區區
恐失臣節如彼加臣頻煩階級鎮守要衝如此勉勵
疲鈍伏揚陛下之聖德愛惜陛下之百姓先之以簡
易間之以樂業均之以賦斂終之以敦勸然後畢禁
將士之暴宏洽主客之宜示以刑典難犯之科寬以
困窮計無所出哀今之人庶古之道內救憚獨外攘
師寇上報君父曲盡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補失墜

杜集卷二十一
三
之目灰粉骸骨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易愚臣
之願也明主之望也限以所領未遑謁對無任兢灼
之極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臣誠喜誠懼死罪死
罪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后妃之制古矣而軒轅氏帝嚳氏次妃之跡最有可
稱存乎舊史然則其義隱其文畧周禮王者內職大
備而陰教宣詩人關雎風化之始樂得淑女蓋所以

教本古訓發皇婦道居具燕寢之儀動有環珮之節
進賢才以輔佐君子不淫色以取媚閨房雖彤管之
地功過必紀而金屋之寵流宕一揆稽女史之華實
嗣嬪則之清高亦時有其人偉夫精選淑妃諱字一作
某姓皇甫氏其先安定人也唯高封商於赫有光伊
元祖樹德於今不忘必宋之子莫之與比伊清風繼
代惠此餘美夫其系緒蕃衍絳冕所興列爲公侯古
有皇父充石則其宗可知也夫其體元消息經術之

美刊正帝圖中有元晏先生則其家可知矣嗟乎我
有奕葉承權輿矣我有徽猷展肅雍矣積羣玉之氣
自對白虹之天生五色之毛不離丹鳳之穴曾祖烜
皇朝宋州刺史祖粹皇朝越州刺史都督諸軍事父
日休皇朝左監門衛副率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
粵在襁褓體如冰雪氣象受於天和詩禮傳乎胎教
故列我開元神武之嬪御者豈易其容止法度哉今
上昔在春宮之日詔詰良家女擇視可否充備淑哲

太妃以內秉純一外資沈靜明珠在蚌水月鮮白美
玉處石崖岸津潤結襦而金印相輝同輦而翠旗交
影由是恩加婉順品列德儀雖掖庭三千爵秩十四
掩六宮以取俊超羣女以見賢豈渥澤之不流曾是
不敢以露才揚己卑以自牧而已夫如是言足以厚
人倫化風俗彌縫坤載之失夾輔元享之求嗚呼彼
蒼也常與善何有初也不久好奈何况妃亦旣邁疾
怙如慮往上以之服事最舊佳人難得送藥必經于

御手見寢始迴于天步月氏使者空說返魂之香漢
帝夫人終痛歸來之像以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
十月癸未朔薨于東京某宮院春秋四十有二嗚呼
哀哉望景向夕澄華微陰風驚碧樹霧重青岑天子
悼履綦之蕪絕惜脂粉之凝冷下麟鳳之銀床到梧
桐之金井嗚呼哀哉厥初權殯于崇政里之公宅後
詔以某月二十七日己酉卜葬於河南縣龍門之西
北原禮也制曰故德儀皇甫氏贊道中壺肅事後庭

孰云疾疢奄見凋落永言懿範用愴于懷宜登四妃
之列式旌六行之美可冊贈淑妃喪事所須並宜官
供河南尹李適之充使監護非夫清門華胄積行累
功序于王者之有始有卒介于嬪御之不僭不濫是
何存榮歿哀視有遇之多也有子曰鄂王諱瑤兼太
子太保使持節幽州大都督事有故在疚而卒豈無
樂國今也則亡匪降自天云何吁矣有女曰臨晉公
主出降代國長公主子滎陽潛曜官曰光祿卿爵曰

駙馬都尉昔王儉以公主恩尙帝女爲榮何晏兼關
內侯是亦晉朝歸美公主禮承於訓孝自於心霜露
之感形於顏色享祀之數缺於灑掃嘗戚然謂左右
曰自我之西歲陽載紀彼都之外道理遐絕聖慈有
蓬萊之深異縣有松檟之阻思欲輕舉安得黃鵠未
議巡豫徒瞻白雲望關塞之風烟尋常涕泗懷伊川
之陵谷恐懼遷移於是下教邑司爰度碑版甫忝鄭
莊之賓客遊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

崔蔡而野老何知斯文見託公子泛愛壯心未已不
論官闕游夏入文學之科兼叙哀傷顏謝有后妃之
誄銘曰

積氣之清積陰之靈漢曲迴月高堂麗星驚濤洶洶
過雨冥冥洗滌蒼翠誕生娉婷其一婉彼柔惠迴然開
爽綢繆之故昔在明兩恩渥未渝康哉大往展如之
媛孰與爭長其二珩珮是加翬綸克備先德後色累功
居位壺儀孔修宮教咸遂王于獎飾禮亦尊異其三小

苑春深離宮夜逼花間度月同輦未歸池畔臨風焚
香不息嗚呼變化惠好終極其四馮相視祿太史書氛
藏舟晦色逝水寒文翠幄成彩金鑪罷燻燕趙一馬
瀟湘片雲其五恍惚餘跡蒼茫具美王子國除匪他之
恥公主愁思永懷于彼日居月諸邱隴荆杞其六巖巖
禹鑿瀾瀾伊川列樹拱矣豐碑缺然爰謀述作歛就
雕鐫金石照地蛟龍下天其七少室東立繚垣西走佛
寺在前宮橋在後維山有麓與碑不朽維水有源與

詞永久其八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甫以世之錄行跡示將來者多矣大抵家人賄賂詞
客阿諛真偽百端波瀾一揆夫載筆光芒於金石作
程通達於神明立德不孤揚名歸實可以發皇內則
標格女史竊見於萬年縣君得之矣其先系統於伊
祁分姓於唐杜吾祖也我知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
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春秋傳云

本集卷二十一
穆叔謂之世祿其在茲乎曾祖某隋河內郡司功獲
嘉縣令王父某皇監察御史洛州鞏縣令前朝咸以
士林取貴宰邑成名考某修文館學士尙書膳部員
外郎天下之人謂之才子兄升國史有傳縉紳之士
誅爲孝童故美玉多出於崑山明珠必傳於江海蓋
縣君受中和之氣成肅雍之德其來尙矣作配君子
實惟好仇河東裴君諱榮期見任濟王府錄事參軍
入在清通同行領袖素髮相敬朱紱有光縣君既早

習于家風以陰教爲己任執婦道而純一與禮法而
始終可得聞也昔舅歿姑老承順顏色侍歷年之寢
疾力不暇於須臾苟便於人皆在於手淚積而形骸
奪氣憂深而巾櫛生塵尊卑之道然固出自於天性
孝養哀送名流稱仰允所謂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
祖供給祭祀矣維其矜莊門戶節制差服功成則運
有若四時物或猶乖匪踰終日黼畫組就之事割烹
煎和之宜規矩數及於親姻脫落頗盈於歲序若其

先人後已上下敦睦懸罄知歸揖讓惟久在嫂叔則
有謝氏光小郎之才於娣姒則有鍾琰洽介婦之德
周給不礙於親疎泛愛無擇於良賤至於星霜伏臘
軒騎歸寧慈母每謂於飛來幼童亦生乎感悅加以
詩書潤業導誘爲心過悔吝於未萌驗是非於往事
內則致諸子於無過之地外則使他人見賢而思齊
爰自十載已還默契一承之理絕葷血於禪味混出
處於度門喻後之文字不遺開卷而音義皆達母儀

用事家相遵行矣至於膳食滑甘之美鞅結縫線之
難展轉忽微欲參謀而縣解指麾補合猶取則於垂
成其積行累功不爲薰修所住著有如此者靈山鎮
地長吐烟雲德水連天自浮星象則其看心定惠豈
近於揚摧者哉越天寶元年某月八日終堂于東京
仁風里春秋若干示諸生滅相越六月二十九日遷
殯于河南縣平樂鄉之原禮也嗚呼哀哉琴瑟罷聲
蘋蘩晦色骨肉號兮天地感中外痛兮鬼神惻有長

子曰朝列次朝英北海郡壽光尉次朝收女長適獨
孤氏次閻氏皆稟自胎教成於妙年厥初寢疾也唯
長子長女在側英牧或以遊以宦莫獲同曾氏之元
申號而不哭傷斷鄰里悠哉少女未始聞哀又足酸
鼻嗚呼縣君有語曰可以褐衣歛吾起塔而葬裴公
自以從大夫之後成縣君之榮愛禮實深遺意蓋闕
但褐衣在歛而幽塔爰封其所厥飾咸遵儉素眷茲
邑號未降天書各有司存成之不日嗚呼哀哉有兄

子曰甫制服於斯紀德於斯刻石於斯或曰豈孝童
之猶子歟奚孝義之勤若此甫泣而對曰非敢當是
也亦爲報也甫昔卧病於我諸姑姑之子又病間女
巫至曰處楹之東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
我是用存而姑之子卒後乃知知於走使甫嘗有說
於人客將出涕感者久之相與定謚曰義君子以爲
魯義姑者遇暴客於郊抱其所攜棄其所抱以割私
愛縣君有焉是以舉茲一隅昭彼百行銘而不韻蓋

情至無文其詞曰

嗚呼有唐義姑京兆杜氏之墓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五代祖柔隋吏部尙書容城侯大父元懿是渭南尉
父元哲是廬州慎縣丞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故修
文館學士著作郎京兆杜府君諱某之繼室范陽縣
太君盧氏卒於陳畱郡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嗚呼
以其載八月旬有一日發引歸葬於河南之偃師以

是月三十日庚申將入著作之大塋在縣首陽之東
原我太君用甲之穴禮也墳南去大道百二十步奇
三尺北去首陽山二里凡塗車芻靈設熬置銘之名
物加庶人一等蓋遵儉素之遺意塋內西北去府君
墓二十四步則壬甲可知矣遣奠之祭畢一回家相
進曰斯至止將欲啓府君之墓門安靈櫬於其右豈
庶飾未具時不練歟前夫人薛氏之合葬也初太君
令之諸子受之流俗難之太君易之今茲順壬取甲

杜集卷二十一
又遺意焉嗚呼孝哉孤子登號如嬰兒視無人色且
左右僕妾洎廝役之賤皆蓬首恢心嗚呼流涕寧或
一哀所感片善不忘而已哉實惟太君積德以常臨
下以恕如地之厚縱天之和運陰教之名數秉女儀
之標格嗚呼得非太公之後必齊之姜乎薛氏所生
子適曰某故朝議大夫兗州司馬次曰升幼卒報復
父讐國史有傳次曰專厯開封尉先是不祿息女長
適鉅鹿魏上瑜蜀縣丞次適河東裴榮期濟王府錄

事次適范陽盧正均平陽郡司倉參軍嗚呼三家之
女又皆前卒而某等夙遭內艱有長自太君之手者
至於婚姻之禮則盡是太君主之慈恩穆如人或不
知者咸以爲盧氏之腹生也然則某等亦不無平津
孝謹之名於當世矣登卽太君所生前任武康尉二
女曰適京兆王佑任硤石尉曰適會稽賀撫卒常熟
主簿其往也旣哭成位有若冢婦同郡盧氏介婦榮
陽鄭氏鉅鹿魏氏京兆王氏女通諸孫子三十人內

宗外宗寢以疎闊者或元纁玉帛自他至若以爲杜氏之葬近於禮而可觀而家人亦不敢以時繼年式志之金石銘曰

太君之子朝儀所尊貴因長子澤就私門毫邑之都終天之地享年不永歿而猶視

祭遠祖當陽君文

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葉孫甫謹以寒食之奠敢昭告于先祖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

當陽成侯之靈初陶唐出自伊祁聖人之後世食舊德降及武庫應乎虬精恭聞淵深罕得窺測勇功是立智名克彰繕甲江陵祊清東吳建侯于荆邦于南土河水活活造舟爲梁洪濤莽汜未始騰毒春秋主解橐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蒼蒼孤墳獨出高頂靜思骨肉悲憤心曾峻極于天神有所降不毛之地儉乃孔昭取象邢山全模祭仲多藏之誠焯序前文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庶刻豐

石樹此大道論次昭穆載揚顯號于以采繫于彼中
園誰其尸之有齊列孫嗚呼敢告茲辰以永薄祭尙
饗

祭外祖祖母文

維年月日外孫滎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寒食庶
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靈嗚呼外氏當房祭
祀無主伯道何罪元陽誰撫緬惟夙昔追思艱窶當
太后秉柄內宗如縷紀國則夫人之門舒國則府君

之外父聿以生居貴戚釁結狂豎雌伏單棲雄鳴折
羽憂心惓惓獨行踽踽悲夫景分飛忽間于鳳皇咄
彼讒人有詞異於鸚鵡初我父王之遘禍我母妃之
下室深徃殊塗酷吏同律夫人於是布裙屣屨提餉
潛出昊天不傭退藏于密久成凋瘵溘至終畢蓋乃
事存于義陽之誅名播于燕公之筆嗚呼哀哉宏之
等從母昆弟兩家因依弱歲俱苦慈顏永違豈無世
親不如所愛豈無舅氏不知所歸誓以徧往測戀光

輝漸漬相勗居諸造微幸遇聖主願發清機以顯內
外何當奮飛洛城之北邙山之曲列樹風烟寒泉珠
玉千秋古道王孫去今不歸三月晴天春草萋兮增
綠頃物將牽累事未遂欲使淚流頓盡血下相續者
矣捧奠遲迴炯心依屬庶多載之灑掃循茲辰之軌

一作躅

爲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臣某言伏自陛下平山東收燕薊洎海隅萬里百姓

感動喜王業再康瘡痍蘇息陛下明聖社稷之靈以
至於此然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
唯獨劍南自用兵已來稅斂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
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
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頻有亂常巴蜀之人橫被煩費
猶相勸勉充備百役不敢怨嗟吐蕃今下松維等州
成都已不安矣楊琳師再脅普合顛顛兩川不得相
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况臣本州山南所管初置節

度庶事尊創豈暇力及東西兩川矣伏願陛下聽政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援之得失定兩川之異同問分管之可否度長計大速以親賢出鎮哀罷人以安反仄犬戎侵軼羣盜窺伺庶可遏矣而三蜀天府也徵取萬計陛下忍坐見其狼狽哉不卽爲之臣竊恐蠻夷得恣屠割耳實爲陛下有所痛惜必以親王委之節鉞此古之維城盤石之義明矣陛下何疑哉在近擇親賢加以醇厚明哲之老爲之師傅則萬無

覆敗之跡又何疑焉其次付重臣舊德智略經久舉事允愜不隕獲于蒼黃之際臨危制變之明者觀其樹勳庸於當時扶泥塗於已墜整頓理體竭露臣節必見方面小康也今梁州旣置節度與成都足以久遠相應矣東川更分管數州於內幕府取給破弊滋甚若兵馬悉付西川梁州益坦爲聲援是重斂之下免至多門西南之人有活望矣必以戰伐未息勢資多軍應須遣朝廷任使舊人授之使節留後之寄綿

本集卷二十
三
歷歲時非所以塞衆望也臣於所守封界連接梓州正可爲成都東鄙其中別作法度亦不足成要害哉徒擾人矣伏惟明主裁之又天下徵收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伏願損之又損之劍南諸州亦因而復振矣將相之任內外交遷西川分壺以仗賢俊愚臣特望以親王總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萬代之利也敢輕易而言次請慎擇重臣亦願任使舊人鎮撫不缺借如犬戎俶擾臣素知之臣之兄承訓

自沒蕃已來長望生還僞親信于贊普探其深意意者報復摩彌青海之役決矣同謀誓衆於前後沒落之徒曲成翻動陰合應接積有歲時每漢使回蕃使至帛書隱語累嘗懇論臣皆封進上聞屢達臣兄承訓憂國家緣邊之急願亦勤矣況臣本隨兄在蜀向二十年兄旣辱身蠻夷相見無日臣比未忍離蜀者望兄消息時通所以戮力邊隅累踐班秩補拙之分淺待罪之日深蜀之安危敢竭聞見臣子之義貴有

所盡於君親愚臣迂闊之說萬一少裨聖慮遠人之
福也愚臣之幸也昨竊聞諸道路出吐蕃已來草竊
岐隴逼近咸陽似是之間憂憤隕殫益增尸祿寄重
之懼寤寐報効之懇謹冒死具巴蜀成敗形勢奉表
以聞

杜工部集卷二十終





